

列代名人詩文選註

魏
禧文選

選 胡雲翼
註

序

魏禧字冰叔，一字冰子，江西寧都人。父兆鳳，是一位有思想有器識而不爲朝廷所用的學者。坐擁資產，優游田園。生子三：長曰際瑞，次曰禧，季曰禮。他們兄弟三人，得着優越的稟賦，復受良好的教育與環境的培養，後來俱以文章名世，號稱『寧都三魏』。

禧生於明天啓四年（一六二四），兒時體弱善病，不樂嬉戲。年十一，補縣學生。崇禎十七年，明亡，禧年二十一歲，日哭臨縣廷。清順治二年，南都復陷，給事曾應麟倡議，禧父兆鳳助以巨資，幾以此貲禍。斯時，政局尙在動亂之中，禧家爲避禍亂計，築室於金精之翠微峯，舉家遷以居。遠道慕名而來者有南昌彭士望、林時益，同邑相就者有李騰蛟、邱維屏、彭任、曾燦，合三魏號稱『易堂』。

九子」。所謂易堂，乃魏氏之居，諸人相與論學之所也。

魏氏遷居翠微以後，寧都尋遇亂。地方備受賊寇之蹂躪，而翠微獨無恙，不受絲毫影響。諸人安然居處於其間者數十年。禧獨築室於山之東南隅。顏曰勺庭，講學其中，門人稱勺庭先生。他的學問最得力於這時候。直至四十歲，始挾所學出遊江淮吳越一帶，與當世之學者顧祖瑤方以智等相交。到這時候，禧之生活學問，受着多方面的薰陶，經驗愈豐，見識愈廣，文章因以益進，而文譽亦益崇高。

清康熙十七年，詔舉博學鴻儒，禧亦在舉中。時禧已老，自居於閒遺民之列，以病辭。官府再三催促北上，不得已，以被蒙面，輿赴南昌，僞稱病篤，始放歸。後二年，赴揚州友人約，舟至儀真，暴病卒。年五十七。（一六八〇）其妻謝氏絕食十三日，以身殉。無子。著作有文集二十二卷，目錄三卷，詩八卷，

左傳經世十卷。

魏禧的文章，在三魏中爲最傑出者，與當世文家侯方域汪琬齊名。論者謂『方域才人之文，禧策士之文，琬儒者之文。』這話是很對的。禧文之長處，全在策論一方面。觀其與諸子世傑論文書自敘曰：

『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，長議論。吾文集頗工論策。……吾諸論，亦私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。吾策文，田制封建奄宦等文，不立規格，汨汨浩浩，雖文采不逮鼂賈，亦竊希賈長沙李忠定。……』

禧少時本好時文，自稱『用力致精，頗號勤苦。』及明之亡，乃盡棄其少作，而學古文，於左傳用功特深，於宋代則酷嗜蘇洵之文、習之既久，遂流於策論一派。彼所爲文，重在理識，觀其答蔡生書云：

『僕嘗言曰：文章之變，於今已盡，無能離古人而自創一格者。獨識力

卓越，庶足與古人相增益。是故言不關於世道，識不越於庸衆，則雖有奇文，可以無作。識定則求其暢，所謂了然於手口也。暢則求其健。不簡不鍊，則氣膚格弱，不足以經遠。三者既立，而欲進求古人之精微，窮其變化，則學至而後知之。」

在其宗子發文集序上又說：

『吾以爲養氣之功，在於集義；文章之能事，在於積理。今夫文章，六經四書而下，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，於體無所不備。後之作者，不之此則之彼。而唐宋大家，則又取其書之精者，參和雜糅，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，必不可以更加。故自諸大家後，數百年間，未有一人獨創格調，出古人之外者。然文章格調有盡，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。識不高於庸衆，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，則雖有奇文，與左史韓歐並立無

二，亦可無作。古人具在，而吾徒似之，不過古人之再見。顧必多其篇牘，以勞苦後世耳目，何爲也！」

魏禧的主張是很顯明的：文章之要，須先有內容，格式爲末。其所謂內容，卽是積理與廣識。而積理與廣識，非博學不爲功。作者在其二集自序中云：『予以文章謬爲海內所知。然博學長才深思之士，成一家言者，縉紳布衣不勝指數。自顧荒陋，無能爲役。』以禧學識之豐，猶嫌自己的文章空疏淺薄，不能成一家言；若徒然舞弄文墨，言之無物，在魏禧的心目中，更卑卑不足道了。雖以侯方域之才華，他還譏其『本領淺薄，少有當於古立言之義』呢！

話雖如此，魏禧又絕不是只注意文之內容結構，而忽視文字方面之修飾的，在其與彭躬庵書有云：

『今之爲古文者，止知工句，次則工格，而不知工意。學者須先工意，

次及格，又次及句。及其將成也，所難工者反在句。蓋意格到則俱到，而一篇止一意格；句則自首至尾，千言百言，無不須工。譬之貧家：意格猶製衣服，一衣可衣數年；句如辦柴米，日日闕少不得。而句之拙者，又能累意格不工，譬如人絕柴米，并將衣服典鬻去也。」

禱嘗敘其經驗云：『余作文頗敏，頃刻數紙，特搜剔刪削，每旬日不休。大較用工作之十三，琢之磨之十七也。』又云：『余十年內所斥抹廢毀者，不知幾許帙。』（均見與門人王愈融）以禱之注重理識，內涵充實，復能苦心經營，以鍛鍊辭句，又何患文之不工乎！

平心而論，禱文『凌厲雄健，不屑屑撫擬』，（邵長蘅語）自成一家，是其特色。然所作稍嫌理學氣味太重，欠風趣，缺情思，做抒情的文章實非所長。

編者識於鎮江二三，十一，二。

目錄

序

留侯論

陳勝論

宋論

任王谷文集序

陳文長畫竹冊敍

西湖近詠題詞

答汪舟次書

與徐昭法書

與季弟書

寄兄弟書

一

四

八

一三

一六

一九

二一

二五

二七

三〇

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傳	三六
江天一傳	四九
大鐵椎傳	五三
賣酒者傳	五六
燎衣圖記	五九
翠微峯記	六三
文木屏記	六八
吾廬記	七一
重建平山堂記	七四
白渡汎舟記	七八
魏禧傳	八〇

留侯論

客問魏子曰：『或曰：「子房弟死不葬，以求報韓。既擊始皇博浪沙中，終輔漢滅秦，似矣。韓王成既殺，酈生說漢立六國後，而子房沮之，何也？」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。』

魏子曰：噫，是烏足知子房哉！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讎者，其子父事之，而助之以滅其讎，豈得爲非孝子哉！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，則報韓之讎而已矣。天下之能報韓讎者莫如漢。漢既滅秦，而羽殺韓王，是子房之讎，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。六國立，則漢不興；漢不興，則楚不滅；楚不滅，則六國終滅於楚。夫立六國損於漢，無益於韓；不立六國，則漢可興，楚可滅，而韓之讎以報。故子房之

不仕。工古文，有壯悔堂集。①訥訥 少言也。②兔園冊 卽謂兔園

策，五代史劉岳傳：『兔園策者，鄉校俚儒，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。』③

伯子 魏禧之兄，名際瑞，字善伯，號伯子，明諸生，有伯子文集。④踣

踣 踣不伸也。⑤慈谿 縣名，今屬浙江。⑥姜宸英，字西溟，清慈

谿人。年七十，始得進士。後爲順天考官，被累下獄死。所著有淇園集。

陳文長畫竹冊叙

陳文長工畫竹，余最愛之。

余所居翠微峯①，石根拔起，牆立八百尺，其上生雜木數千章，梧桐桃李橘柚之屬植無算，皆拱把②，蔭高屋。獨竹不生。余種竹，死而復種，凡十數年，

終不活。每以爲恨。

及余遊新城③，得文長畫竹，歸懸勺庭④中。而右岡所種竹，已筍生可盈握。其後竹日益生。余日倚竹下，乃益愛文長畫竹。

家伯子東房⑤，性喜畫，頗能別識古今人工拙。見文長畫竹，驚歎，謂觀其作葉，直是顏柳⑥家書法。畫師爲余寫像，頗似之而近俗。文長輒畫小竹七八枝，蒙以烟月，俗氣頓洗。文長畫竹多形態，冊小當恐不盡其工。

然吾伯子自燕都⑦還，相謂河北苦寒，都中諸貴人園亭，得數竿竹以爲奇玩。而前年有司，稱朝廷命，取竹江南，窮山僻壤，騁騷⑧無不至。余翠微峯頂竹，莫能免。今文長挾其冊遊吳越⑨，吳越士大夫宦京師，文長竹益工，好者益遠見其似而欲得其真。江南之竹，恐以文長畫也。文長其無以竹游也夫！

或曰：「世之好似也久矣。江南竹剛⑩根鑿⑪土而之燕，百無一得活者。得

文長畫懸壁間，颯然而風雨至，烟雲愴怳^⑤，出入庭戶，卽眞種竹何異。文長竹益工，則江南其可以終休矣。」

文長爲人良易能文藻。吳越多余知交，又人好奇，必有知文長者，余將惟文長之所之也。

①翠微峯

見後翠微峯記。

②拱把

謂已長成之樹木，可以兩手或一手合

抱之者。

③新城

今江西黎川縣。

④勺庭

在翠微峯上，魏禧所居之

名。

⑤伯子東房

伯子見前任王谷文集序註十一。東房以稱夫人，禮記：

『夫人副褱立於東房。』

⑥顏柳

謂顏真卿柳公權，均唐代名書家。

⑦

燕都

今北平市，明清時爲京師。

⑧騷騷

謂騷使騷擾也。

⑨吳越

指

江蘇浙江一帶地。

⑩副

讀如竹，斫也。

⑪舉

與與同。

⑫愴怳

升

沈貌。

西湖近詠題詞

西湖近詠，汪子周士庚申客遊所作也。

余幼誦宋人『山外青山』之句，又見人衣吳綾織作西湖諸勝，不禁羨慕。私念吾身安得至此！長覽西湖志，益神往。

及癸卯同友人客杭州，寓昭慶寺，側見水闊波清，疑而私問人曰：『此何地，當與西湖近耶？』曰：『此卽是也。』予爽然若有所失。蓋平日所欣羨，若六橋、桃花、垂柳、樓台之勝，士女之紛華，一無所有，與少壯時傳聞，盡然爲兩地，意不懌者數日。

寓半月，晨興夜寢，烟水風月，盡湖山自然之美。乃歎曰：『此真西湖』

也。』往者花柳樓榭，繁華掩映，吳宮之西子●也。今之山水，苧蘿若耶●之西子也。

周士絕句④，率多自然之韻，不假雕飾，與今之西湖，最爲相稱。懷人憶舊之作，悲來悼往，若不勝其情，豈與竹枝聚竿爭靡靡之響●乎哉！

余寓湖樓時，最愛望湖心亭●，烟雨忽來遮却一角，忽去，或一角微露烟中，楊柳數枝斜拂其上。意周士未見此，故無詩。乃余屢見之，又嘗嘗爲人道，亦卒無詩何也？

●六橋 在西湖蘇隄，曰映波、鎖瀾、望山、壓隄、東浦、跨虹，宋蘇軾建。●西子 卽西施，春秋時越國諸暨苧蘿村西鬻薪之女。越王勾踐敗於吳，范蠡取西施獻於吳王夫差，夫差築館娃宮以貯之。吳亡，不知所終。蘇軾有詩云：『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』因此，西湖亦稱西子。

湖。●苧蘿若耶 苧蘿山在浙江諸暨縣南五里。若耶溪在浙江紹興縣南二十五里若耶山下，相傳爲西施浣紗處。④絕句 近體詩之四句者爲絕句，有五言與七言二種。⑤靡靡之響 淫靡之音也。⑥湖心亭 在西湖蘇隄之南，外湖之中央。

答汪舟次書

羅山人歸，奉手書。廣陵①邂逅②，於今十年，而足下勤勤不忘鄙人，其爲於朋友如此。山居寡外事，得縱讀悔堂詩。當風雅道雜之日，不謂庚鮑③復見。因自閱平日古近體詩，便覺草土之氣，入鼻不鮮也。

禱以古文謬爲愚山施公所知，於樂地④及羅山人所，相招者再，終不敢以野

服見。然知己之感，不忘於心。

禰衡竊言，三代以下，惟恐不好名。而孔子亦曰：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。』夫名有大小，有久暫，亦惟人所自擇耳。六朝時，士大夫崇獎風流，以汲引後進爲己任，而草野文章之士，亦奔走踴躍於其間。所謂莫爲之前，雖美弗彰；莫爲之後，雖善弗傳也。然爲之前後者，苟非其人，則數十年百年之間，彼方不足自存，又安能以其餘及我乎？劉中壘曰：『盜跖凶貪，名並日月，君子不願。』張華、潘岳、王儉、沈約、江淹之徒，其文傳於後世，而適足資天下詬厲，爲士君子所不道。然則雖幸而傳，亦無足貴。况乎久漸湮滅，其身名不見於後世者固多也。古之人，生而師表人倫，沒祭於俎豆，其文章與六經並垂宇宙，蓋非無故。

禰衡施公知，願俟解組後，買舟東下，長揖匡湖之濱，相與一暢斯說。